

楚长城记

世人谓之楚长城，未必然，也未必不然。正如其关隘名昭关，人道是伍子胥当年所过之昭关，未必然，也未必不然。

往古的人和事，时间既久，地名也屡遭更改，汉家史乘尚且多有模糊和皮里阳秋处，后世聚讼不休留下公案千百宗自是难免。即如人所熟知的“大器晚成”一词，马王堆帛书写作“大器免成”，楚竹简写作“大器曼成”，晚是晚岁，免同勉，曼意为无，一字之差，意思也随之大相径庭。姑妄言之，姑妄信之，不然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很喜欢“姑妄”这两个字，以为得豁达天真。豁达是胸次，天真是本色。如此地好山水。

昭关之上，有牛皮大鼓一面，每次来必欢喜击鼓。鼓声咚咚，锵锵，轰轰，坎坎，声闻南北各五里，山中群鸟也必然扑喇喇惶惶飞起。“坎其击鼓”，长城之上。击鼓的人如小儿无赖，心间生起千古快哉风。

此段楚长城筑在陡峭山岭之上，岭之北是湖北桃花冲，岭之南为安徽鹞落坪。岭名小岐岭，在皖鄂两省交界处，也是江淮分水岭的自然分界线。岭头海拔一千三百米，登临极顶，一脚踏两省，两眼望江淮，每回都想起李太白的狂狷之语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李太白的诗歌遥不可及，倜傥风流也遥不可及。小岐岭岭头上的望月亭，晴日可以解衣酣睡做春秋大梦，雨天可以静坐一隅发思古之幽情，夜晚的星星大如巴斗，月亮挂在亭角如一盏清油灯。诗歌风度不谈也罢，无边风月不可辜负。

岭上多白云，肥而软，如白羊，如棉朵，如香雪肌，如唐朝女子慵懒卧于岭腰。也多清风，多苍松，多溪流，多薇与蕨，多墨绿青苔，多杜鹃名品都支杜鹃，多天涯客。旅人至此，多起莼鲈之思乡关之叹。

昭关南北二门对联为今人所作，一联“两眼望江淮，一关通鄂皖”，一联“楚尾吴头一关扼险，淮南江北二省扬威”，既是写实，也颇工对，书法老到飘逸，读一次欣赏一次，也老一次。

忆起昔年与诸友人自安徽过昭关，去往湖北英山，拜望活字印刷术的祖宗毕昇，其时菜花明黄盛开，诸友于花间言笑晏晏，喜乐安闲。十余年了，毕昇仍在幽林中枕云高眠，友人如星露，飘散四方无踪迹，当时情境宛如一梦。

一生够长，令人头白。

狼山记

蒙城西北郊外四十里有灵山，《水经注》谓

去江滩地放飞风筝，相约而往的朋友们兴高采烈，一望无际的江岸沙滩，像一片涌动银色细浪的美丽世界。

一只只风筝飞上高高的蓝天，有一位朋友拉着手中的丝线说，风筝是充满悲情色彩的，因为它向往自由却被别人主宰，渴望飞翔却屈从于一根手中的丝线，它的命运抵达了高高的蓝天却不能尽情飞扬，虽然俯视大地却又无法赋予我们真实的恩惠和奉献，它在自由飞翔的假象中被我们一次次拉低、放高、收回……可是，它断线了又会失去方向，甚至于跌得粉身碎骨，它的幸福只是与风擦身而过的短暂快乐，因为风筝与风的爱是被人所牵制的，注定只是升在天空的过往云烟。

我听了立刻反驳说，有一首诗告诉我们，风筝对风的爱情是真挚幸福的，虽然风可以没有风筝，可是风筝不可以没有风，就像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，虽然你可以没有我，但是我绝对不能没有你——只有飞翔起来了，两个人才拥有了真正幸福的爱情。

我继续说，其实，风筝和线的爱情也很有趣味，彼此相牵相依密不可分，风筝的心跳系在线头之上，风筝的方向落在手指之间，风筝的快乐跟着线条幸福起舞……其实在风筝的心里，它认为牵

山阴水阳

储劲松



山河锦绣 李昊天 摄

之狼山，旧时当有野狼出没。山高不过二百尺，突兀于平原之上，远望也略显逶迤之势。山作龟形，头尾四肢绵延为六脊，有九峰，形如大鼎，山下又曾出土战国铜鼎九尊，因之又名九鼎灵山。

灵山是否有灵我不知，山巅上的九鼎灵山寺倒是颇苍古。

寺有小九华之称，初建于唐贞观之世，今日所见伽蓝当系清乾隆年间重修。布瓦歇山顶硬朗清萧，屋脊砖石雕刻龙风瑞草之属，笔力劲健。屋瓦黎黑，其上夕烟霭霭，蒿草青苔。

寺荒古而寒凉，罕有人来。有三尼，一尼种菜，一尼烧草木灰，一尼发呆。寺中苦楝树结籽累累坠枝，叶落于秋风，其声索索。据说中殿佛像下有小井，人谓之海眼，此行无缘一见。周围草木丛簇，野径一支，远处涡水静静如冷汤。

山脚有汉墓群，有礼城遗址。夕阳大而圆，红艳如鲜果，一毫毫沉于暮气中。四野空旷无人，杨树在摇着它们的叶子，原上草色如麦。

酒风浩荡

不见酒望，淠河之水自佛子岭水库奔腾而来，浩浩复汤汤。汤汤的是一河水，也是一河酒。

风从淠河之上走过，风里酒糟的香气实在不可抗拒。据说，汉武帝巡狩时曾经过此，父老以迎驾之名，以淠河之水所酿之酒敬君王。君王不可见，亦不可追，千万年的往事都不可追，除了酒风浩浩荡荡。

阮步兵说，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，又说，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淠河之湫，阮步

幸福的风筝

鲍安顺

绊其实是一种幸福，在永不放弃的托举和牵绊中，风筝才会充满希望地幸福飞翔。

那天，我没有放飞风筝，一个人在江滩上奔跑，一阵风将朋友们的风筝吹得更高，我额头奔跑起来的汗珠在滴落，可是我的喜悦却洒在了一片蓝天的镜子里，我看风筝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，或者飞翔的小鸟在传达对我的问候，它似乎在与白云亲切交谈，在离太阳很近的地方变得温暖而柔情，我仿佛闻到它淡淡的体香，还有它像我一样激动的心跳和幸福的泪珠。

我想象，风筝是在人的把握中完成了优美的放飞，那种把握是一种精运作的过程，那种完成的过程是一种幸福舒展的快乐。其实在江滩之上，放飞风筝的人共享一轮太阳，共享着一片广袤无边的博大和美丽，比我多年前步行海滩之上，寻找太阳升起时的感觉还要宁静恢宏，还要深邃优美，

兵与稻中散、山巨源一流人物饮酒高卧，塑像颇近古风。郭沫若在水库入口处题“佛子岭水库”，时间是一九五四年。我来过三次，痛饮三遭，入酒家不痛饮，非君子也。

其实我并不爱酒，爱文章。文章易作，酒难喝，酒好喝，文章难作。与酒和文章比起来，我宁愿坐在淠河边发呆，吹风，想我前世的情人。与大块文章和大碗酒比起来，君子是缥缈云岫。

东淠河畔山中，山道曲曲如历史，如太虚境，如擎海花，如细腰婉婉媚媚。坐久了，沿河信步，在山腰处偶遇一亭，名三醉亭。亭玲珑八角，除了群雀，再无一人。恰是薄暮，霍山雾霭莽莽，沟谷间有鸟啾啾，有鸟嘶嘶，有鸟咕咕，有鸟当当，有鸟于飞。对面人家柴烟如仙子舞蹈，青葱如少时年华。

亭侧有黑石，上有《三醉亭记》，碑文颇有古风，首句言：“淠水解带，群峰息心。”三醉者，醉山，醉水，醉人。

人间如梦，不醉其奈何？

人间如醉梦，一朝醒来其奈何？

此地酒家随处有，酒风吹人如剪径。

滴翠峰下寄远

露兄，九华风光大佳，后山也佳，后山青峭湾之滴翠峰尤耸秀可餐。

其峰三层叠垒，上粗下尖，人称上翠、中翠、下翠，山巅一千零八十七米，耸入九天怀中，云飘雾缈，露洗烟消，苍鹰盘桓，翠色凝然欲滴，诸神居所也不过如此。滴翠峰附近，又有翠微、翠盖二峰，也是绝色。

峰下有僧家高舍，名翠峰寺，原在天柱峰下，唐咸通年间迁址于此，风沦云幻，今日伽蓝乃清末重修，寺壁嵌有光绪二十八年刻石，碑上文字笔力雄健，颇可一玩。

寺小而精洁，境极幽秘，人极少，让人生无限欢喜心。山前石阙清苍高古，左右萧竹老松森蔚。寺前有碧绿茶园百余亩，中有老石数十尊，均粗圆巨大，憨玩可爱。阳光和暖，山风清静，你若来，可以解衣磅礴躺于石上，袒腹晒书，享人间清福。我是不敢的，肚肠里书少，油多，恐僧人棒呵。

僧舍后方也是一大片茶园，茶树都有百十年岁月了，但生于乱石草树隙中，棵矮叶瘦骨清，茶汤必好，产量也必不多。沿石径盘折而上半里余，遇一天然大石洞，空旷可供百十人坐谈。洞边有亭，巨木环抱山风盈怀，烟雨之日或月朗之夜坐于亭中，当可与天人共语，也可得佳文半斗。坐于亭中，四野秋虫鸣嚶惬人胸怀，群峰之上乱云飞渡，太平湖一叶沧波渺茫。

是日同上九华者，青阳马光水、刘向阳、许承，岳西黄亚明、韩振球、黄梓童。

还要富于充沛的热情和生命的震撼力。

我突然发现有一位老人，正在放飞一只橘黄色的风筝，他像我多年前路遇的一位卖艺行乞之人，汗珠划过头颅，他却倔强地一次次放飞风筝，直到那只风筝像一只黄手帕一样飞翔起来，飞得越来越高……他傻笑，有点春风得意了，他痴痴地看着那细线牵扯之上的天空风筝，他像风筝一样地幸福快乐，可以发现他在完成风筝飞翔之后，变得年轻、从容、沉静、悠闲……

找他攀谈后我才知道，在他七岁那年，他的父亲陪他放风筝时猝然去世，母亲为了生活被迫嫁给了年长的继父。继父像父亲一样带他一起放飞风筝，充满了慈爱之情，可是不久母亲和继父也在一场瘟疫中相继去世了。那时，他饥饿地站在春天阳光中，看着树枝上挂着一只橘黄色破旧不堪的风筝，他想起了父亲、继父和母亲，于是他把那只风筝弄下来，年年都要装修裱糊一下，然后再用心放飞一次……

我听了想，当幸福破灭之时，不要害怕飞翔的风筝会跌入深深峡谷，要想到它像鸟儿一样歌唱着飞翔起来，自己就会自然、美好而又幸福地飞翔起来！